

大科坎溪的 語言

崇溪

雕者

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是一位雕者，終其一生只為雕出一座最滿意的作品。而他深知要完全滿意是不可能的；為此，他只能一面用心雕琢一面敲打。出鏗鏘鏘愉快的樂音，伴隨他渡過漫長的守候。也許真有一天，當作品完成而仍然無法令他滿意時，那些他所創造出來的奇妙樂音能安慰一顆失望的靈魂。

我一直以單純的心情來欣賞他單純的想法。

醫生

如果病房的甬道已經註定要收容你一生的足跡，那麼我建議你先學習病人的步態。

希臘先哲甚至強調醫生本身要患過病，身體不要太健康才能深切體會病人的內在感覺，這裡面不是沒有苦心的。

你的言語舉止，你的手與腦，當你接觸病人時，它們已然溶成病人生命的一部分而非單獨屬於你。

憧憬

曾經我想像著，有一天自己右手掌握醫學，左手囊括音樂與詩以及花花綠綠的世界。行醫的餘暇能看看雜書聽音樂，興緻來時塗鴉幾筆，養幾條魚，栽幾株花草，到郊外活動活動筋骨；而且我還希望自己是個良醫，水準以上的寫作者，擅於安排生活的藝術家。這一切看來就像在小學時代寫「我的志願」般的天真，但是，時至今日，追求完美依舊是我最大的願望。

這幾年中不斷發現錯誤遭受挫折，也一直嘗試去克服去改正。雖然惡習與環境猶如鎖鍊般桎梏著，心願却未曾消失。

希望必然是一盞長存的明燈，否則我不會在沮喪的時刻除了看見重重霧障外，更能堅信光明就在黯夜之後。

薛西的故事

清晨，驕傲的薛西推開門，立刻沐浴在四月溫暖的陽光中。他活動一下四肢，自覺精神飽滿，便忍不住對太陽說道：

「偉大的星球啊！如果沒有我們的讚頌，你的偉大將在哪裡？」

這句話觸怒了衆天神，於是決意懲罰他每日必得日出前下田，日落後精力耗盡才能休息，而且年年稻穀收成僅能糊口。

數十年後一個寒冷的晚上，蒼老的薛西緩緩走出茅舍，仰首觀星，他終於感慨萬端的歎道：

「卑微的星球啊！如果沒有太陽的光芒，你的臉孔將會在哪裡？」

這時天神的咒語立刻解除，薛西又回復年輕，唯一不同的是：他從此變得謙虛了。

演講

北醫數年聽過幾次精彩的演講，有的立論精闢發人深省，聽後常有淋漓盡致，久久不能釋懷的感覺；有的則娓娓道來，平易可親，令人如沐春風。

我常是懷著欣賞演講者的心情步入講堂，如果能有一份得之於心的感悟，那就該算是額外的收穫了。在我看來，畢竟言語有盡而智慧、思想則是無窮；言語能表達他某一部分看法，而演講者本身舉手投足、顧盼之間，甚至說話的音調、節奏、快慢却能反映出他整個人格。

這個想法大概是來自「流浪者之歌」裏赫塞對佛陀的描寫罷！

自勉

當你看見電視上崔苔菁、陳蘭麗等人正搔首弄姿，以聲色來賺取豐盛的衣食時，我至愛的朋友，請不要因為你必須伏案苦讀數千個晨昏而憤憤不平。足以自豪的並非你的美色與華服，而是你的堅忍與醫術。

浮士德

追求生活的深度與廣度該是一項大課題罷！否則我何時才能稍稍減除瞎子摸象般狂妄的自信呢？

浮士德皓首窮經，汲汲窮研哲學、法律、醫學、神學等一切學問之後，仍然難以解答心中根深蒂固的煩惱，忍不住要呼喚：

“Fly! Up, and seek the broad free land!”

沒有浮士德學習五車的知識，也沒有苦讀數十年的毅力；可是在書本之外，我仍然要執著於擁抱廣闊自由原野的權利。

給一位憂鬱的朋友

俄國文豪說過：唯有通過痛苦的試煉才能獲得靈魂的淨化。

我相信在生命最不堪的情境下，心靈深深的下沉，目光才更能清明的看這個世界。

可是我也相信：寒天何須牛飲冰水，淺嘗可矣。世間原是苦多樂少，難過的時候就想快樂的事吧！服下苦藥時不妨和著一匙糖。在痛苦的時候刻意領受心靈撕裂的痛苦又能證明什麼？

請不要老是把眼珠子黏在書上最黑的那幾頁。認定了淨化靈魂必需痛苦錘鍊，並不意味著不能在痛苦中加入些許愉悅的成分。

讓腦筋開通些吧！如果我們不得不推巨石上山，為什麼不設法讓這迢迢遠路充滿樂趣？

人類

矛盾是人類的本質。

杜甫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千年之後如出一轍，文明的美國寧可將糧食倒海餵魚也不肯賑濟印度餓殍。

無家的猶太人捨生忘死的爭取復國；有家的愛爾蘭人却仍然同類相殘。

美國愛護動物協會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可是就有美國海軍部拿割掉聲帶的狗來試驗神經毒氣。

先聖先賢說性善，荀子偏要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傳統認為醫生當以懸壺濟世為念；韓非子却說：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

做人不易，無怪乎那位偏激的哲學家要說：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既然生下來了，那麼次好的事情便是趕快去死。

希伯克拉底畫像

「瘦削的鼻樑，空洞的眼神，凹陷的太陽穴，冰涼緊縮的耳朵……整個臉孔呈現褐、黑、青紫或鉛般的顏色。」

“Hippocratic Facies”在高氏醫學辭彙裏翻譯成「死相」實在言簡意賅，一語中的。

沮喪的時候不妨找面鏡子仔細端詳；幸運的話也許你很快會把一臉古希臘廢墟的神色化為春天盛開的花朵。

大崙坎溪的 語言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予獨愛蓮。」

也許我們的感情就像池裡的浮萍一樣，看得很確切，却又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那些日子，心裡懷著許多憂慮，爲了打開這些結，每天天未亮的時候，就坐到池畔來，看著這一池荷，這一池蓮。直到陽光從滿天的樹影裡，搖搖晃晃的洒到我的身上來。

荷和蓮在我的印象裡是兩個同樣的東西，儘管妳曾經很仔細的企圖讓我知道它們的差異，可是就像妳說我是飄渺的，不實際的一樣，那些分辨的點綫，裝不進我的意識裡面，我只好也把荷當成蓮了。而蓮從池的深處亭亭直立的鑽出水面，迎大自然一幅展開的笑靨。

碎金的色彩從我的身上逐漸移向滿池的蓮葉之上，夾雜著眩眼的光影。其實也見不到朝露了，滾動的扁平的每一粒珍珠早已經不耐的走了。那些日子，看得很仔細，就像有極大的興趣來研究這一池的蓮的聯想一樣，或者可以說，就像有極大的興趣想來描摹一幅潑墨的國畫一般。池子裡的蓮，從含苞到展露花瓣，從盛放到只剩下一支一支的竹節望著海棠般的葉。

她長長的頭髮，她深邃的眼睛。

坐在明山別館廊前的石墩上面，露氣、星氣都擁了上來。妳說不嫌冷，其實溪頭入了夜以後是有些冷颼颼的寒意的。妳說要我再繼續找獵人星上的佩劍，那實在很簡單，我只消把手電筒束成的光線照在弦下的那幾顆星就可以了，妳說還是不懂，把一頭秀髮依偎在我的肩膀，眼睛望著我向天上的手勢，我指出那個冬天的三角給妳，妳還是不懂？記起在嘉義街頭上吃芋仔冰的味道，妳淺淺的啜飲著，好像在數冰上還有幾顆雪花，而我三口兩口就讓芋仔的味道在我的懷裡融化，我說再來一碗，而我看到妳深邃的眼神裡淺淺的一笑

遠處火把的光逐漸闕去，妳起來整整衣裳，說我們加入那個年輕的集團吧。妳的手伸入我的臂彎裡。我們往前面趕去，火光已經把我們甩出它的照耀了，前頭模糊不清的歌聲，和著風聲，在林間穿梭，而妳是否也有聽到松子落下的

看蓮的這些日子想得很仔細，好像有很多愁緒堵在視聽的傳路上。也沒有法子闡釋個很明白。一隻手支著頤，另一隻橫背在池畔的石椅之上，有時候想得出了神，就像一尊被塑成的有體溫的蠟像，而千荷百蓮都幻化起來，像妳的身影幻化成每一朵蓮、每一朵荷的樣子。

我的眼中或許已經沒有了蓮花。

有時候就這樣瘋瘋癲癲的撐了管理員的竹筏，在花間穿過，在莖節之間擠過，而妳的身影只是不可捕捉的竹筏撥過水面的漣漪。

有一陣風拂過我攤開的書頁，背和煦的像在園子裡打太陽極拳出的汗液。

其實，我是來看妳的。一大清早起來，趁著旭日還捨不得離開黑夜的時候，急急走過寧謐的園子，急急走近花的池畔。想必也有小鳥，也有小蟲，吱吱唧唧，在晨風細露裡去看妳展我于清新之姿。

其實，我或者以爲花也解語，或者花也知心。

聲音，再仔細，再仔細的諦聽，松子落在黑夜裡頭，還畢剝畢剝的作響呢？當妳，不再被情慾蒙蔽的時候，妳還可以聽到山谷之中雀躍容納松子的回響呢。

妳深邃的眼睛，眼底裡閃動著喜愛的光芒。就似有一顆星不小心地掉進這個世界裡頭，然後被一個匠心獨具的好人鑲入了妳的靈氣。我腳底下的步伐，隨著黑暗有一股急行的韻律。我們被拋得太遠了，妳說一點都不怕。于是歌的聲音由妳的唇角迸了出來，慢慢的感染到我們的身上。妳說這是家鄉很有名的小調，我不懂，這回該我不懂，那個歌聲太淒愴了，悲愁裡有一股蒼涼，我想配上胡茄的聲音一定好聽，配上胡茄之後，嗚嗚的聲音裡自然有塞外肅穆的氣象。這是我們快樂和不快樂的原因，使我們想起陳子昂登幽州臺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的感覺。我的口哨聲音和了起來，只是和得不準，那是因爲我的胸臆裡還充塞著另一

· 二之 ·

· 一之 ·

辛泉

二 說 蓮 愛 二



種感情，告訴妳，妳說不懂。山風，還有許多形容不出來的聲音。火炬漸漸被我們趕上，人聲也漸漸嘈了起來。像股潮水，人的浪一波一波的捲。兩道林子之間的星光也按捺不住，歌舞欣躍，妳的歌聲，我的哨聲都不復可聞。獵人的鑲了

聽我說，聽我告訴你一些事，是的，只有你還能懂得我說的事。我實在說，那些沒有慾望的夢，那些沒有慾望的夢魘，她就是如此，她希望如此。我告訴你，我的慾望裡不能有愛，愛對她來說，就是褻瀆。那天，她對我說，她對我很失望，其實我何嘗也不失望。那是很長的一段夢。只能這樣告訴你，因為夢裡有太多不能有慾望的限制。你還記不記得。那些日子，你告訴我，你從夢裡走出，你說不希望我再走進夢裡了，你說夢裡沒有歐陽非非的嚮往。其實，我告訴你，我是想遠離那些夢的。可是我的腳太不聽使喚。我的前腳尖已經走上了乾燥的大路，我的後腳跟却還陷在路旁泥濘的野草裡。我告訴你，我想起了那些陷入吃人泥沙的人的感覺，那些泥已經到了我的脖子上頭。我告訴你，聽我說。有段日子，我自以為已經走出了夢，就像你所說的翻身跳出三界外，可惜我的道行、我的定力都不夠深。有些日子

寶石的佩劍也不復可見。妳是否忘了，忘了也好，我找的北極之星也不復閃亮，畢竟它只是一顆二級星的亮光，不如妳深邃的眼神，不如妳披著秀髮之下的細肩。

我自以為已經看得很透了，却想不通那些看不透的一些就是吃人的陷阱。有段日子，我想起我們一起去看齊瓦哥醫生的日子，我們一齊哼著“Somewhere my love”的曲子。那些景像說像一種吃人的夢魘不斷襲擊著我，我發誓再不用那麼深的感情了，就如你寫給我的座右銘：情深不壽一般。可是，後來，我像什麼呢？想是一只寄居蟹，永遠生活在別人造好的世界裡頭。我的感情就是那只寄居蟹，長年的在寂寞的沙灘上游晃，長年沒有自己獨立起來的勇氣。聽我說，我只是說，在感情上我站立不起來。當然你知道，我不會讓太多的感情局限到我太多的外在生活。當然你知道，我的世界太複雜了。我告訴你，只有那個不能有慾望的愛煩惱著我。我也不曉得，我是說，我不知道你怎樣走出你的夢的。告訴我，我不懂，我一輩子也不懂。

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臥觀音以永恆不變動的姿勢，躺在淡水的河畔。入夜的時候，她也變得飄飄渺渺起來。說實在的，淡水多風、多雲、多雨、多霧，呼吸在充滿潮氣的日子裡，給人一種很不愉悅的感覺。此刻，我不正感冒了嗎？但是，我仍然喜歡它，在難得見到陽光的時候，它是煥彩的，在雲裡霧裡，它是縱逸不知處的，在風裡雨裡，而它是門上的一串風鈴，叮噹的叩響個不停。

而最主要的是，妳就結廬在那個地方。

結局仍然是會很美麗的，我安慰自己。

在那個山脚下，在那個山梯的旁邊。妳清晨起來，一定要說這是個多麼美好的日子，而黃昏得到夕陽的時候，妳又要說又是一個好日子過去了。然後等待黑夜展開它龐大的翅膀，籠罩在整個長長的街上。也許路燈或者亮了，或者不亮了，妳仍然是妳，觀音山仍然是觀音山。

所以我來回在這條平坦的道路上的次數也就多了起來，我說我去朝觀音、去觀潮水，而什麼都不是，我去看妳。只是有時候妳仍然要問說：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 四之 •

• 三之 •

